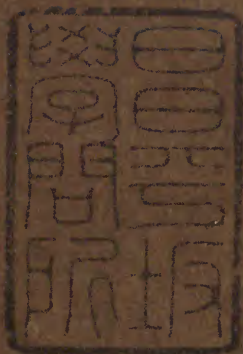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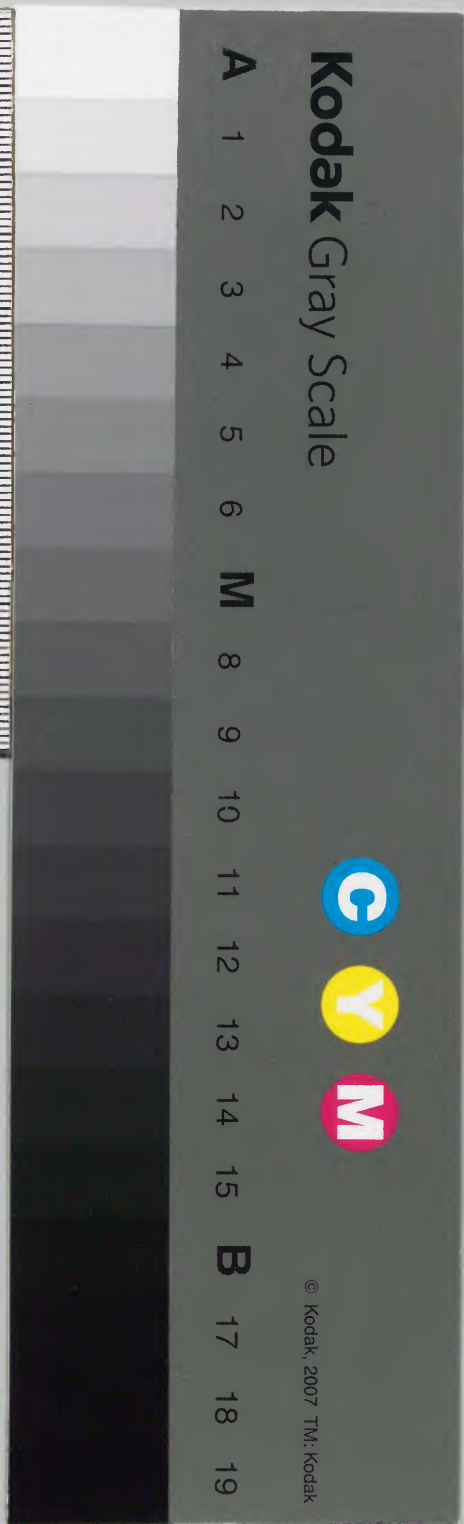
十五



庫文閣内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7)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十五

淺草文庫

朱陽寶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非孝者五第十五

書周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

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氏曰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

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

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
 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
 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
 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
 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
 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也唐孔氏曰
 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
 蔡氏曰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

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

蔡氏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
 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
 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
 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
 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時爲之也總歸於得人而已得其人則泄官者無不各舉其職矣此帝王治天下之大權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

○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

蔡氏曰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

蔡氏曰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此太師太傅太保之職責

有獨任者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少失照反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此少師少傅少保之職在

輔公而行者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氏曰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氏曰擾訓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

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氏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氏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蔡氏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蔡氏曰冬官卿主國邦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蔡氏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綱

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於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卿各率其屬職在倡九牧以阜成兆民者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

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諸侯六年一朝覲天子十二年一巡狩考制度明黜陟凡以爲此民而已故阜成兆民不止九牧之職六卿之職實天子之所有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氏曰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勉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凡我有官君子位之尊卑職之大小盡此矣欽攸司慎出令則不厲民而民懷矣○攸司統言其職出令專言其行公者人心之正理私者已

心之私欲允懷者以循行人心之正理絕去已
心之私欲故信而服之也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面牆莅事

惟煩

蓄勅
六反

蔡氏曰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
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
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
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

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
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
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
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
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
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
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
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
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

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學古然後可以入官不學徒為牆面而煩擾欲
出而任國家之政者惟先師其常而已任意則
迷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斷都
玩反

蔡氏曰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
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
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

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
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
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載作
代反

蔡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
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
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
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

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
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
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蔡氏曰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
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
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
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處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通回切
處莫江切

蔡氏曰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一義
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
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
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
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
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
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教。辟必益反教音亦

蔡氏曰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

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

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功以志崇業以勤廣艱以果斷而免恭以去驕

儉以去侈心以作德而休作偽而拙思危而可

以保其寵弗畏而至入於畏其所以戒勉卿士

者至矣更以推賢讓能舉當其官望之忠公體

國者其所以期望大臣者切矣末復總勗三事

暨大夫各敬爾官各亂爾政凡涖官者宜精白

乃心弘敷厥職以盡人臣事君之義斯可無愧

乎居官之道矣

家語孔子為中都東平州汶上縣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

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

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

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

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

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

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
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
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
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記云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孔子宰中都使長
幼異食孟子脩其緒以陳王道則曰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可以致王此之謂矣中
都之政自長幼異食至市不貳價言養生之節

也自爲四寸之棺至不封不樹言送死之節也
養生送死無憾是王道之行也別五土之性一
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
隰物各得其所生之宜者如黍高稌下是也設
法不用而自無奸民尤聖人之德盛化神者與
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
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
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

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

聖人爲政先使小人凜法君子斯無有不安義者矣但難其德盛化神有如斯之速者斯非聖人不能也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景公于夾谷山名在濟南府公至

自夾谷

胡氏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

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司馬氏曰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也等層也以會遇之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者揖讓

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

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

袂舞者所執

矛戟劍撥

撥盾

也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

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

左右

視謂視景公又視晏子視晏子又視景公以觀二人之意待其有命而後去也

景公心忤

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

景公曰諾優倡侏儒

優倡雜劇之人侏儒矮小之人

爲戲而前孔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

侯者焚惑經營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

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知已不若魯君歸而大恐

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

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

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

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音韻今鄆

城謹今汶縣龜陰地名在龜陰山下之田以謝過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胡氏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

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

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

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

相見郤喬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

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

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

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

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

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
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
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
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夾谷之會孔子却萊夷斬侏儒以禮輔其君使
齊人心折而歸田此其用亦神矣後人孰能測
聖人分上事以爲夾谷之事非聖人所爲者不
過疑其近於勇士者流耳豈知天下義理之勇
有時不動聲色而事治有時需用智力而事濟

原不可膠固而論也齊魯累年構怨茲三月方
及齊平而夏有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
蓋有深識矣果爾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又使
優倡侏儒施舞於魯君之幕下此時不大聲疾
呼明正其罪孰謂禍之不卽及其身也故孔子
歷階而進者再一責以好會用夷樂之當却一
責以匹夫熒惑諸侯之當誅此聲罪致討之義
非聖人孰能有是仁智之勇哉愚者不察謂此
等非聖人行事豈聖人必拱手無爲任敵人執

其君辱其國而後為盛德者乎孔子筆削春秋於齊人歸鄆謹龜陰田而獨書來歸序其服齊之績也蓋止知禮以服人自有其績強自能格無妨以天自處取其績而序之聖人無嫌於自序其績後人顧妄擬之血氣之用以窺大聖人之行事乎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

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門闕之名

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也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

趨而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撮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

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
 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
 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
 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赦也詩曰憂心
 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徃執之
 三月不別不辨決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
 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

以告孔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
 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
 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
 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
 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
 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
 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
 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
 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

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
 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
 之岸虛車而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
 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
 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
 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眷然顧之潛然出涕

○歛去聲大音泰氏音底叶
 都黎反毗音琶勝平聲馮音

馮砥之
 履反

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正乃選好女

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也文馬四十以遺

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城門名外季桓子

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

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
 女樂若不為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

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

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

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歌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相去聲好上聲衣遺語並去聲可夫也夫音扶

陳氏曰桓子欲奸魯久矣豈樂孔子之用此女樂之計雖出齊人實桓子心事奸臣嫉賢害國千古如一

齊歸女樂以敗魯也實去孔子也齊人知魯受女樂必荒淫無度孔子安能久於其位由是孔子去而魯可無虞矣此齊人先為沮之之計也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不舍乃語魯君為周道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專往者其欲蓋彌彰計雖狡而亦拙矣當息於政事之日孔子不行更於何待乃猶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是未廢常吾猶可以止此聖人忠厚之至也卒之女樂既受三日不朝又不致膳則常道廢矣孔子義無可留矣即欲為君相諱其荒淫之失安

可讎維時桓子亦知國以女樂去聖人也故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以色蠹君心者強
隣以此恣虎噬權臣實以此快鬼謀吾將誅奸
雄之心於千百世之後矣

周敬王紀紀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國人謗之曰

麤鹿子也 **裘無鞞**刀鞘也麤裘指孔子所服鞞指孔子所佩是兩件事猶下章甫衰衣也

投之無戾戾過也鞞之麤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

行國人誦之曰衰衣章甫指夫子所服實獲我所章甫衰

衣惠我無私。麤音弭鞞音丙

劉氏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為司空
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
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
惡興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狡獪之吏非至當論
也○王氏曰按夫子道高千聖德冠百王為司寇
而民歌衰章變魯至道行將望之何魯君臣明知
其賢而不終其用也豈天不欲春秋為唐虞故使
之木鐸四方也不然夫子能却萊兵豈不能麾女

樂於國門之外能誅少正卯豈不能斷桓子一佞
人頭耶

涖官舉其職則爲敬廢其職則爲不敬敬不敬
亦在乎職之舉廢而已大聖人行事安可測度
如爲中都宰則有宰之治化爲大司寇攝相事
則有相之設施雖見沮羣小興謗衆口似天地
之猶有所憾而羣小心愈禮敬衆口咸轉頌歌
則是天地之施生人自宥於日暄雨潤而不知
誰爲爲之也偶舉一二事雖未足窺大聖人之

蘊然而跡象所留起人無窮之效法焉涖官者
有能執此以測海則勺水之多未始非分滄溟
之萬一也當時親炙聖人之教者如子路之治
蒲子游之宰武城子賤之宰單父季羔之斷衛
獄非皆分聖人之道而行之於四方者與此又
學聖者不可不詳觀而備誌之也

家語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

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
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

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政不難矣。見賢遍

反治平聲語
去聲斷去聲

家語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
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
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
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
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
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

而以爾私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
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音食

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
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
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
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
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
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

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在聖門見義必爲毫無退縮故措之政治剛明果斷而不疑於所行也如治蒲之政孔子未之見而三稱善焉其嘉之也深矣其信之也至矣至於濬溝洫而以私餽行仁又未嘗不教以請於衛君之發倉而明君之惠也諸賢受夫子之裁成彼治象卓然聲施後世豈無由乎

論語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音汝

澹徒
甘反

朱子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

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朱子曰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朱子曰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朱子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子曰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

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春秋時爲宰者安得以絃歌治其邑哉孔門弟子牢守學道愛人之言以施之一隅未見唐虞三代之雅化不可復追也向非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其能講明大道於平日而敷陳至教於當官也哉謂斯世不可以王道之治治之者抑何其薄待一已而因以薄待斯人也

家語季羔爲衛之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賸之

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

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難見

並去聲

欲人之免於法者其心也不得已而獄決論刑者法所不能貸也君子行法於仁義之間而小人竊窺之感其誠而出其難甚矣仁恕之為用大也泄官者得情勿喜怒哀矜民命是亦行仁之術矣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

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人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治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治

平聲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
 寇至不及人自收請放民出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
 且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
 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
 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
 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
 樂為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
 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
 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

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如衣弊裘入單

字

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

為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宜為

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

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

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

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

於單父也為民為得為去聲薺子六反樂音洛赧

奴簡反衣敝衣去聲舍音捨鰓戈證反長

父事兄事友事未已也又有五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此治單父是以治天下之道治之也雖堯舜之得力乃在於此矣子安得不聞其言而美之且行誠此刑彼之道而至得民於法令不施之地若人誠君子哉至穫麥不於未耕者寧使損民之麥不使損民之心既不施以爭奪之端又不啟其樂寇之志識深慮遠純乎聖賢家法矣彼俗吏烏足知此意也

家語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驪明

驪篋字然明歆

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也驪明日篋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家語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子產必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

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泣曰古之遺愛也○萑音完苻音蒲汙音脣

詭音鬼憚音慘明叶謨郎反絀音求道音囚

左傳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各有分別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封封疆也洫溝洫也廬井有伍有伍伍相保之法大夫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斲之豐卷將祭請田

焉田獵也弗許曰惟君用鮮惟國君之祭用野獸之鮮衆給而已衆庶

之祭取足於芻豢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止子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卷田里於公不役

入三年而復之三年乃召卷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及其田里

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輿衆也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藏也奢侈者畏法故取衣冠藏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兼併者失志故取田疇伍

結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夏曰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

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猶水就下

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

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

之於廟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

皆如喪父母

鄉校之不毀所以廣聽納為執政之勸懲也寬

猛之相濟所以化萑苻為民命之全活也至褚

衣冠伍田疇雖與作丘賦鑄刑書同謗不久而

誰嗣興歌矣子產為政大抵行仁惠於嚴明之

中者其斯為古之遺愛也哉

宋仁宗紀

鑑已丑皇祐元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

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輒遣人持酒食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

處上聲舍人為之為勞並去聲

張氏曰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故記其時月而備書之者褒之也○周氏曰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尙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歎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罪人哉

王道平平引人之疾痛為己憂益公而無一毫之私意存於中也其在齊桓申天子之禁日無曲防無過糴霸者猶然况以王道致王者乎鄭

公措置流民之就食者法簡意盡活人以五十餘萬計吁仁哉而有功不居抑又超人百倍矣

小學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剝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

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治平聲舍去聲劇音磨傳音附行去聲

安定先生爲蘇湖教授畧文辭而崇實學湖學尤置經義治事二齋隨人賢愚確有成就後太學取之以爲法爲國子直講生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其弟子十嘗居四五

嗚呼教法懿哉

宋神宗紀

熙寧八年綱罷直學士院陳襄

福州侯鑑官縣人

襄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

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令

屬浙江温州府

教其民曰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

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

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

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為

及改知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判府富弼奇

之及弼相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

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

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

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

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

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

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

石益惡之擿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別

必列反難好相
益惡惡並去聲

古靈先生之教化其猶三代之遺與是惟知道者能然矣豈不學而能之乎

宋神宗紀熙寧六年綱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鑑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真宗諱改焉初因舅鄭向

任為分寧主簿分寧縣名今南昌府寧縣是也有獄久不決敦頤至

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南安屬江西道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

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釋調桂

陽縣名在柳州城東南今屬湖廣道令改知南昌縣名今屬南昌府富家大

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

污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

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

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

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

程珦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濂溪先生涖官大約仁恕果斷之風有剛柔兼

濟之美跡其所為非無欲者不能然通書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益其自道如此也由胸中之太極發為事業益皎乎其不可及矣有宋一代理學之冠非先生其誰與易名曰元有以也夫

宋神宗紀

熙寧二年八月綱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

行鑑初顥

河南人

舉進士調晉城

今山西澤州

令民以事至

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斃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願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難去聲張氏曰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蠹其

心志而知用程顥則以大有爲之君遇不召之臣雖以王猶反手也天胡寃塞其會耶○蔡氏曰吾民三代之遺也而孝弟忠信之化獨不可行於今乎觀明道令晉城以是教民而民洽其化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其在斯人歟及其匡君也務誠意悟之而以窒欲下士爲要格心之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而帝偏信安石明道在朝且未幾乞罷矣吁柰之何哉

明道先生令晉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民以事至庭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之行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斃殘廢責之親黨行旅疾病皆有所養暇時詣鄉校課兒童所讀書親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學民漸以風凡此皆涖官能敬之昭著者也○先生爲鎮寧軍節度判官鎮寧守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先生事之甚恭諸務靡不盡心守信之言無不從豈非涖官能敬之明驗乎

宋神宗紀 元豐八年五月綱名程顥為宗正寺丞未

至卒日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

張戢爭新法不可行

遂以語觸王安石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

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

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

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純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

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閉塞

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

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

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周氏曰書召程顥喜之也書未至惜之也蓋顥於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名召用之而顥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克塞仁義是以君子深爲顥惜而又爲斯世惜也○胡氏

曰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對必曰頻來對求欲常見爾時王安石益進用親幸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遂不附已者獨不及顥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通變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

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
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
須兩分其罪可也神宗念顥不置會脩三經義語
執政曰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
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陳確作責沈文
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
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
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
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時

自愧不可言○徐氏曰儒者滿腔慈祥時於一節
露其倪而天地之心自見如程伯淳主簿于上元
折民黏竿此其仁心卽成湯解商之網而其仁術
又卽孔子較魯之獵也緣是鄉民子弟化之至不
敢畜禽鳥是未事發號施禁而仁行俗易也蓋緣
伯子純若精金潤若良玉不言而飲人以和卽一
時諸君子披拂春風中灑灑脉脉無不浹洽其一
舉一動靡非眞慈益發不知其然而然者奚有於
上元小民哉第惜當日新法焚更之朝不得以折

黏竿者盡折其條瘡痍憔悴之民不得以蘇禽鳥者盡蘇其病而傍花隨柳徒與乾坤毓一腔之春也則宋室之不幸也夫天下之不幸也夫

明道先生天分高從容窮理優裕處事慈祥愷惻及物上元扶構晉城諸政渾乎太和元氣流布於時物間至新法塗炭引過分罪則儼然聖人氣象矣○各引大儒涖官之政例也備錄周程張朱四子之學並其卒之年月俱仍舊史而不遺者凡以大儒之學術事功以及進退存亡大有關於世運也故必詳及之

宋哲宗紀元祐元年閏二月綱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鑑顧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

事親屬言 卷一五
得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
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
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張氏曰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
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
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
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雖然此亦不足爲伊川損益也然其道在萬世軾
安得而侮之耶

爲崇政殿說書卽上劄子陳輔養之道謂一日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必
能養成君德堯舜其君之盛心於茲可見是謂
泄官之能敬者

元祐元年五月綱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目願大槩以
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
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

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元祐二年鑑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

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袁氏曰程頤在經筵聞上在宮中起行激水必避螻蟻他日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頤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韓維進讀三朝寶訓因言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螻蟻遠

而過之且教左右勿踐此亦仁術也願推此心以
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
諄諄獎導其君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及百姓皆凜
凜孟氏之家法焉

在經筵卽論坐講之儀以章祖宗來尊儒重道
之盛美當日諸臣所見者以勢位之崇高尊其
君此景丑之陋識也伊川所持者以道德之崇
高尊其君此孟子之家法也敬君孰有大於此
者乎泄官之敬孰有大於此者乎

家徽宗紀

大觀元年綱九月故直秘閣程頤卒

年七十五

鑑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其不至于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
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
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爲天地間一蠹唯
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
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

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顓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願為伊川先生

周氏曰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其學雖屈于一時其業實伸于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為程子惜而為當時惜也

伊川先生立朝無幾尼之者眾就其一二端陳善閉邪處亦可謂當官無愧矣至所學本於誠由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達於六經一以聖人為師此一代正宗也發而為事業豈不能登斯世於衽席者惜有大賢而不能用斯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宋神宗紀熙寧二年十二月綱以張載為崇文院校

書尋辭歸日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

地洮西臨洮府之西也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

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日程顥程頤題之弟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雲巖縣名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

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

尹氏曰書辭歸予載知幾也當時姦邪當路正道莫伸豫之介石橫渠有焉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務月吉召父老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詢疾苦

每鄉長受事至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
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
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
何慢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
與聞俗用丕變要皆有至誠感動且具大力鼓
舞於其間也

宋神宗熙寧十年冬十月綱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目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

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
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
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
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
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
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
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顥言西銘明理一

而分珠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橫渠深思足以研理強力足以任道初因中庸
一編啟其端而其後盡棄雜學歸於孔孟大體
誠有所得矣惜其措之事業者未罄所施不能
不致歎於大儒之有德而無位也蓋不獨橫渠
爲然矣

宋孝宗紀淳熙六年鑑朱熹重脩南康白鹿書院宋
興仍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黷麓
睢陽稱天下四大書院而是時廢沒已久熹乃按圖
訪迹建學宮復贖田託呂祖謙記其事再返易藁勒
石奏乞敕額御書經書不報其後壬寅八月徙浙東
奏事延和殿以爲昨任南康奏乞朝野譏笑竊意有
可疑臣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煩耳臣請質
之夫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
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佛老之
宮大都踰千計小邑不下數十公私增益未已至於
學校郡邑僅一置焉有司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
臣之請於此不識何說也今幸賜對故敢復請卒從

之

宋時白鹿書院與嵩陽嶽麓睢陽共稱四大其
 請重脩於廢沒之後則朱子之力也當知南康
 軍時奏乞敕額御書經書不報至徙浙東奏事
 延和復請從之觀此則朱子於興學造士一事
 未嘗一刻忘諸懷至今白鹿之教與學校相表
 裏士之磨勵身心以成其德者流風猶如昨焉
 大儒之隨地設施以為功於當時後世者豈與
 運會為隆替哉雖謂炤耀今古永垂宇宙與天

地同不朽可也

宋紀淳熙八年鑑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
 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
 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
 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熹日鈞訪民隱
 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
 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

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鑑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

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常

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周氏曰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之是時浙東大

饑薦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于一路而且行于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故書以予之○丘氏曰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人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其成此倉也益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

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營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荒政行其所學正賢者盡心之時募集米商以酌賑貸經營特異至社倉之法尤通百世而無弊當年已下其法於諸路矣後世卒艱於行何歟

淳熙九年秋九月鑑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

尹氏曰君子介然獨立罔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瞿氏曰熹之提舉浙東淮之薦也熹之按仲友可謂秉公奉法不負淮之薦矣夫何淮也私戚里之故始匿熹章不免蔽賢之罪旣而奪仲友

新命以授之謂朱熹可以官爵餌乎王淮不自以得人爲慶且緣是怨熹旣落熹職復倡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爲時所鄙良可悼哉

朱子行荒政於浙東涖官可稱敬矣至按唐仲友而不徇王淮之私庇無非敬以涖官也蓋救民則施仁鋤奸則持義惠不可靳法不容撓二者並行而不悖也○放誕輩曰道學爲無用且排擠之不遺餘力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何正氣格於時而爲世所忌也及歷觀周程張朱諸

大儒涖官之效皆裨益國家奠安民生其卓然可名於世者大不類崇尚法制者之所爲是豈迂疎無用之學貽誚斯世哉信乎由性術發爲經濟是爲真經濟斂功業歸於學問是爲真學問程朱之道雖不獲大用於當時而長畱其道已足以治後世觀史冊所載庶幾息羣小之妄論而一洗從前之恥與

宋寧宗紀慶元六年綱三月故秘閣脩撰朱熹卒鑑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

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吳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卒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為先生絕筆甲子卒於正寢年七十一

是日大風拔

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

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眾以為知言

尹氏曰朱熹明聖道淑後學為世大儒而不能用

卒書故官錄賢也○胡氏曰熹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闕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乾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因與張栻論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鷺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

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時淵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熹行部得前知州在郡姦賊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沮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力疾入奏除兵部郎熹以疾告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上悟復

召熹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議行泉漳汀三州經界不果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卽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脩撰進講大學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旣又加之以痞膈之症六年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周氏曰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讒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代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朱子之所以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爾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學術俎豆百代矣至涖官之政績往往爲小人所阻而不得竟所施歷覽往哲今古同慨獨是天畱此碩果以覺萬世信斯文之不墜賴微陽之長亨後之人讀其書服其教儼然如沐浴平之澤焉則又何殊乎當年之政之行也學聖者可堅自信更可重自勵矣

小學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

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視君如父視官長如兄視僚友如家人視吏胥如僕隸視百姓如子弟視國事如家事盡心力而爲之斯可稱職而無愧矣

小學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母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過則歸已善則歸人不止泄官之善道凡事皆
宜然

小學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
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音媪

清心寡慾泄官敬事之法舍此而他求焉偶合
於義者有矣久則未有不懈弛者也

小學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
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者利
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

也

居官者利自為猾吏所餌以此被重譴所得安
在益知清心寡慾為泄官之要務也

小學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戒暴怒當先明理不明理以涵養此心暴怒發
而不自覺矣

小學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

不欺之道也

○著音着捺音砌重平聲

古人作事只是要著到實處况當官以行其所學上而致君下而澤民皆在於此豈可有一毫苟且虛假以飾人耳目○養誠心盡事君不欺之道仍是以正心誠意之學施之當官者出處無二道仕學同一理也

自惟周王撫萬邦至此引言總明泄官不敬之非孝也

論語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直諒多聞相與以信也便辟善柔便佞相陷以不信也信則為益不信則損此交友之法戒也

○朋友有信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等列並重然則古帝王之教天下舍
信固無以敦友誼也歟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
去聲傳平聲

朱子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
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
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

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
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
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
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
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
乎

朋友不信虛偽成風貌雖順承心實欺詐以之
謀事不忠以之通財不順以之導非有力以之
從善無能其於交之道也亦幾乎熄矣故省身

者必加意於友之信焉此交之本也○今之交
 遊者類皆智術相尙勢利相傾凡詆諧鄙俚妄
 誕矯誣之談易形諸口至事之紛華靡麗者如
 聲歌宴飲嬉遊賭博之屬靡不縱情相做人情
 至此友道亡矣尙何信之與有歷指不信之狀
 得不痛心疾首乎

易兌象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朱子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徐氏曰天下之可悅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

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爲學亦將枯燥生
 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无可卽之安矣豈
 能終悅懌于心乎○蔡氏曰講習只是一件事講
 而又講也○林氏曰只是致知之事

以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取朋友講習之義固知
 講習之功以相觀而善以漸摩而成踽踽寡偶
 不得急遽滯礙尤不得也○講習取益是朋友
 第一事

易同人交象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朱子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于門者不蔽於近之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林氏曰于門其象也非真出門外去同人也无内外无爾我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疎厚薄亦隨其分而處之不于其中有所偏昵猶出門外去同人而无父子兄弟妻子偏昵之私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朱子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于宗者阿比其黨之象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馮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程子曰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爲私爲可吝也

易隨爻象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朱子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主也初九爲震之主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雖變其常若所隨者得其正則有相助之吉然又必廣集益友大其觀摩出門以

交而不係於私則有功出門以交廣廓而不私

比也

易睽象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朱子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一孟子也而今昔之僞異辭受此同而異也○蔡氏曰當就事上說大體皆同而中間却自有不同處要歸於理而已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也

同者理也異者勢也君子以同而異總歸於是而已此睽之所以不為累也凡事皆然不獨交友而交友自在其中

易

繫辭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

○斷丁管反
臭昌又反

朱子曰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擬同心有斷金之利物莫能間也擬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言而有味也雖迹之不同何傷乎要知初若不同而其後无間者同以理故也若非同以理焉則終難強同而已矣

禮

儒行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

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

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樂音洛
行去聲

陳氏曰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

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
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
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
同而進不同而退

同而進卽同方同術也同方同術則進而從之
矣不同而退卽不同方不同術也不同方不同
術則退而避之矣一進一退有擇友而交之義
焉

論語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

辱焉

○告工毒
反道去聲

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
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
則自辱矣

進說於友之道如此此以義言也

論語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
日進

明道進德之資於友者如此此以學言也

論語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朱子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朋友之得全其信也唯敬而已晏平仲之久而敬是一道理也○內有恭敬之心則邪僻之念消矣外有恭敬之容則淫比之風絕矣不敬未有能信者也

小學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小學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詩小雅鹿鳴之什伐木三章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音爭嚶音鶯相去聲生叶桑經反

朱子曰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
 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
 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
 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又曰楊氏云五
 品天叙朋友居一故謂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
 而天理滅得罪于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音虎醴音師藇音序羜音
 芋顧叶居五反於音鳥酒去聲

埽去聲叶蘇吼
 反簋叶巳有反

朱子曰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
 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醴酒者或以筐
 或以草泝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
 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
 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
 舅者親疎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

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
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
能先施矣○劉氏曰簋八邊豆倍之天子燕禮之
數也

肥斝以速諸父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弗顧有咎厚之至也我厚諸父諸舅而諸父諸
舅寧有薄我者乎

代木于阪醢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叶孚齋反踐上聲餼音候愆叶起淺反湑上聲酤音古蹲

音存迨音待暇叶後五反

朱子曰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
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
乾餼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醢也酤買也坎坎
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
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
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
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

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皆倒下句法○顧氏曰按詩傳闡云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下无朝事之豆籩燕禮自加豆加籩而下无饋食之豆籩禮莫重于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兄弟則又加隆耶其二云肥羜肥牡酒埽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

有衍有踐兄弟無遠但及暇時飲酒相樂綢繆

之無已也我綢繆兄弟而兄弟寧有疎遠我者乎○朋友之不至有愆者惟愛而已伐木之篤於愛是又一道也○諸父諸舅兄弟皆以朋友言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兄弟朋友之同異姓而同儕者合諸父諸舅兄弟觀之其所施於彼者皆感之之道也

小學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

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
將俱去聲

前輩極重友誼世好雖子孫傳世既久猶講此義又不忘舊王向為屬僚後雖已官居右猶避下坐其盛德謙懷無一不為人所仰敬如此

小學近世故家惟鼂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

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故家舊族大率卑踰尊踰疎踰戚禮教凌替懿好淪亡風俗人心之壞安可底止觀前人執禮之恭處懷之厚後世涼薄之習可翻然思變而復古處矣

禮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陳氏曰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

友以輔已之仁其親視兄弟兄弟期服朋友雖不服期之喪而期年之內猶哭至過期則可無

哭矣此友道之重也

禮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陳氏曰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向者為

主以待弔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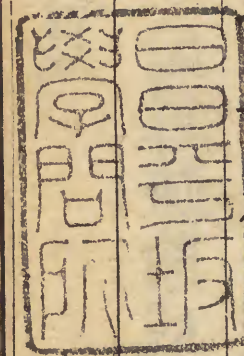
哭師於寢以道成我也哭朋友於寢門之外以

道輔我也友道之重幾等於師矣

自益者三友至此引言總明朋友不信之非孝

也

事親庸言卷十五終



天保十四

